

张  
鸥  
著

# 月光不落帝国

从中央美院到皇家美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张 鸥 著

# 月光不落帝国

从中央美院到皇家美院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光不落帝国:从中央美院到皇家美院/张鸥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321-3410-6

I. 月… II. 张… III. 张鸥-自传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5433 号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设计:周志武

月光不落帝国

——从中央美院到皇家美院

张 鸥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28 插页 6 字数 445,000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100 册

ISBN 978-7-5321-3410-6/K·273 定价: 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52391383

谨以此书献给  
**Wendy, Dakin and Peter**

# 序 一

徐 冰

在纽约时张鸥一直说：“找个时间，聊聊艺术上的事”。由于各自都在忙，我都搬回北京了，也没聊成。最近得知，她完成了这本书，以自己为对象描述了一个从中国大陆来到西方世界打拼的艺术家的经历。我为这件事高兴，终于有人试着把这个特殊阶段中，有启示性、又有意思的事情，从某些侧面，细心地写出来。

这段内容是值得描述的，它是百年东西文化交流历史的一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后，陆陆续续走出国门的艺术家，在海外“短兵相接”地介入国际当代艺术运动，与在国内的艺术家，共同构成了中国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将中国现代艺术真正地带入国际现代艺术舞台的格局中。并开始影响西方当代艺术的发展。部分中国艺术家的成果，作为人类新知识的一部分，出现在权威《世界艺术史》教科书中。

这种形势，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形成的，又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它与大的国际文化板块的变化、移动、转换又是什么样的关系？社会学者和艺术史家，对此做过常规性的研究和分析。但对这段历史和现象中，更细致的个案探究，无疑是缺失的。对某些亲历者的参与和经历的描述，都会对这段历史给予有血有肉的补充，而形成一幅充分的画面。这里，不在乎每个个案在国际上被认可的程度，所有参与的经验都是有价值的。张鸥率先做了这件事。

1999年，我从纽约东村搬到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在这之后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这个旧仓库区，迅速变成为相当于伦敦 East end 区

的，纽约最前卫、最具试验性的地区。独立电影人、艾美奖获奖歌手、作家、艺术家聚集在此，享受着由你、我和他的行为共同形成的，特有的文化生态环境；一个年轻艺术家的“野生动物园”。

我的工作室位于老意大利区，有很好的咖啡馆。我最“奢侈”的事情，就是，周末上午，坐在咖啡馆那个靠窗的位子，读点杂书和写点东西。张鸥的住处离我工作室不远。周末，常看到张鸥和她丈夫（那时还是男朋友），穿着松宽的衣服，拖着拖鞋，推着一大堆要洗的衣服，聊着天，从咖啡馆前走过去。由于他们的闲散状，我不想打扰，只是看着这两个背影，从街口处拐过去。几次看到的，大致都如此，真像是哪位导演安排的一段场景的反复试镜。

在纽约，每个人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奇装异服也无济于事。但好像每个人又都是特别的，都有自己在纽约之前的别样故事。张鸥是其中的一员，她的故事，也许有比别人更别样些。因为这个清瘦的背影，身后有中国大陆的、广阔的背景和内容。这内容通过松散的日常生活，细小的举动，party上的对话，也通过艺术作品，融化在这个特别的空间中，与其他人独有的因素，混杂、催化出一些不曾有过的新的东西来。这是每一个个体参与的价值。

对于曾经跨出国门的艺术家来说，今天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在离开中国土壤的这个时间段中，我们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我们能带回些什么？比起我们离开时，现在的中国是全新的。回到其中，对其新方式的了解和适应，真有点像早先去到一个新的国度、新的文化环境中，为把握新的生活和方式，必须付出“摸、爬、滚、打”般的适应性努力，才有可能把在海外获得的，有益营养的作用发挥出来。

今天，许多艺术家搬回国内了，张鸥还没有，但她用这本中文的书，把她在西方的经验和收益带回来。

2008年11月，纽约

徐冰，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

## 序 二

### 蒂姆·亨特 (Tim Hunt)

我初见张鸥在2004年秋，时值她从伦敦移居纽约，欲开始《爸爸与我》系列创作。在伦敦的一位共同好友介绍我们认识，看我能否给予她帮助。我本人领养了一位中国女孩，是个既骄傲又幸运的父亲，自然很高兴做了第一批模特。之后两年，张鸥为此摄影系列孜孜不倦，作品在伦敦、纽约、北京成功展出，大受欢迎。

我在英格兰出生和成长，二十多岁才侨居纽约。当时安迪·沃霍尔去世不久(1987)，我应邀前来处理他的遗产，同时创建安迪·沃霍尔视觉艺术基金会。伦敦与纽约、英国文化与美国文化固然差别悬殊，但相似之处仍比比皆是。尽管如此，在纽约幸福定居生活了二十一年，我仍时有外来者之感，而这种感觉还是双向的——在纽约日常生活中，我总能敏锐觉察到自己的“英国味”；可回到英国家乡，亲朋好友的“英国味”却又令我十分吃惊。借用伊安·杜里(Ian Dury)的话，我已变为一个“夹心人”。而张鸥，先后生活在湘西、广州，又在北京求学四年，伦敦简直就像另一个星球。如果我的“夹心人”状况评级为一，鸥的“夹心人”状况至少为十。

张鸥好奇心强，观察锐利，极富幽默，虚心开放，在努力开拓伦敦这个奇异星球的过程中，这都成为她的重要工具。她到伦敦学习艺术正当其时：一大批二三十岁的英国艺术家对外交往频繁；新画廊在伦敦到处开张；国际策展人收藏家画商定期光顾；英国收藏者队伍不断扩大。突然之间，英国报业和其他新闻媒体对当代艺术以及艺术界

的某些活跃人物兴趣盎然。比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伦敦大喝一声跃上当代艺术世界，而张鸥正身临现场，饱餐痛饮其精髓。

我不曾翻阅鸥的手稿——我的中文水平在六个汉字以下——但我熟悉其中的许多故事。鸥在西方的生活有低谷也有高峰，当属自然，但她在逆境中的勇气和决心，以及她的智慧、机敏和创作天赋却令我印象深刻。我曾和安迪·沃霍尔有过相当的接触，而我能肯定鸥正是安迪喜欢接触的那类青年艺术家——年轻、有才、有吸引力、有抱负、志趣相投。而且安迪也一定会赞许她对不同媒介的成功把握：电影、绘画、摄影，以及——这本书！

张鸥通过本书与读者分享了她的思想和经历，我相信，读者也会发现她正是我所了解的那样一个魅力十足的人。

2008年11月于纽约市

蒂姆·亨特 (Tim Hunt)

安迪·沃霍尔视觉艺术基金会 (The Andy Warhol

Foundation for the Visual Arts) 独家代理人



# 引 子

作家张爱玲在美国生活的时候，曾经几度申请到麦克道威尔文艺营（MacDowell Colony）居留写作，甚至在1956年，在这里见到了后来的第二任丈夫美国作家赖雅，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十一年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婚姻。五十年后，我——一个中国女孩，也获得邀请前来这个山林幽静的文艺营进行艺术创作，在Nef工作室，我开始此书的写作。桌案上一杯沁香的绿茶和一台空气湿雾器。怀着对所有我喜欢的作家的尊重，以及对艺术的虔诚，我在屏幕上打出第一个字，用这段话作为全书的开头。被飘飘扬扬雨雾般洒落的湿气包围着，我仿佛走入一种近似宗教般神圣的心灵仪式。

我的专业是绘画与摄影，这次受邀请和鼓励，接受了新挑战：从做艺术转为搞文学，从运用图像到文字描述，从虚拟手法变为纪实创作，从英文写作回归中文写作——天啊，我哪里晓得要写一本书呢？而且还是一本关于我生命中许许多多小故事的写实记录。我的人生旅途经历了从湘西到广州北京伦敦纽约的迁移，思想更是产生了天马行空驰骋飘摇的大跨度，似乎已无法将它们禁锢到有限的文字中。现在，我心绪复杂，任重道远，仿佛人生又要从头开始……

小时候，我的作文成绩时高时低，印象中就没有过中不溜的记录。成绩低的时候往往被评点为“偏题”。记得上初中时，一次家长会后，班主任特地找到我父母，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的闺女很灵，可思维似乎总与众不同，不循常规。但不按标准要求作文，可能会影响她拿高分，你们要指导。”多亏父母比较放松，并没有“恨铁不成钢”地强迫我，只是随便提了个醒。当然我也并没改变多少，于是写作就这样

一直“偏”了下去。情况好的时候，偶尔可在市里学生科技论文比赛中获个二等奖，内容是异想天开地幻想在未来世界中如何利用闪电能量；情况不好的时候，写了各种发表不了的科幻短篇小说。但为了这本书，我已为自己的文风作了极大调整，内容当然都是纪实故事，也许并不是最成功，但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千禧年从北京去伦敦后，就有好一阵子不用中文写东西了，为了练习英文，连家书也变成英文电子邮件，幸好家人都能看懂。我想这应该是一种自觉的约束，这个习惯竟一直延续下来，英文——也沾上了家乡的色彩。足足四年，我都没机会写中文，直到来了纽约，有些写专稿的机会，才渐渐又拾起笔。居然在2005年才开始摸索着中文打字，就是在最近，才知道怎样键入外国人名间隔号。

想起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默克说过的话：“对我来讲，做一名作家就是去揭自己内心深处隐秘的伤疤，真正去拥有这些伤和痛，把它们变成我们精神和作品中看得见的部分。”

当然，我生命中的伤疤并没有帕默克的那样深刻，但我以为，他的话就是真正的写作态度：我需要通过写作来真正面对自己，来发现内心深处的另一个我，而不是企图以什么作家的腔调或是风格来包装自己。找到写作的真正意义，脑子开始急速运转起来……不管是文学绘画还是摄影，艺术各门类的内涵都是共通的，艺术家都企图在茫茫宇宙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角落，企图发现并触碰精神和生活的临界点。

——就这样，我已经来到这个轨道上，没有后路了。我此刻就像一颗孤独的卫星，已经被发射到既定的轨道，那么，就履行自己的职责吧，哪怕有彻底脱离真实的失重感，我也要继续在浩瀚的太空里飞翔……写下的文字组成一圈又一圈，构成了我生命的轨迹……

# 目录

---

序一 .....	徐 冰	1
序二 .....	蒂姆·亨特 (Tim Hunt)	1
引子 .....		1
<b>出发的足印</b>		
第一章 出言不逊的英国亲王 .....		3
第二章 大山沟里来的野孩子 .....		18
第三章 离经叛道的女学生 .....		27
<b>体验伦敦</b>		
第四章 可怜的小猫咪 .....		47
第五章 音乐精灵与巴黎诗情 .....		62
第六章 初露锋芒的摄影师 .....		78
第七章 “喇叭”餐厅的美少女 .....		94
第八章 坠入伦敦之夜 .....		110
<b>幸运神降临</b>		
第九章 从天而降的巨款与暗房的诱惑 .....		127
第十章 在伦敦看艺术 .....		139
第十一章 柏林的“红舞鞋” .....		153
第十二章 长得像汤姆·克鲁斯的恋人 .....		171

## 皇家美院的思想者

- 第十三章 “9·11”事件的启示····· 183
- 第十四章 黑头发·精神病·血污····· 195
- 第十五章 皇家美院和艺术短片····· 217
- 第十六章 东西方艺术思考和大师访谈····· 240

## 美国的“王子”和英国贵族

- 第十七章 大西洋彼岸的“王子”····· 263
- 第十八章 为英国贵族画肖像····· 279
- 第十九章 痛苦像薄纱般堵住了喉咙····· 298
- 第二十章 纽约，暴风雪中的小绿屋····· 314
- 第二十一章 贵族女孩，永远的二十一岁····· 332
- 第二十二章 浓缩的情书与古堡的幽魂····· 342

## 永远在途中

- 第二十三章 遇刺的美国总统及后代····· 363
- 第二十四章 比“美国梦”更重要的东西····· 381
- 第二十五章 与地平线相切····· 402
- 第二十六章 “灰姑娘”的典礼····· 417

- 附录：张鸥艺术简历····· 430

# 出发的足印



## 第一章 出言不逊的英国亲王

如果我们可以出生在八十岁，慢慢地朝十八岁的年龄成长，我们的生活肯定会更加快乐。

——马克·吐温

### 1

英国女王和希腊王子，你更愿意见到哪个？女王地位显赫，毕竟是一国之君，可是八十一岁的大把年纪，又有那么多繁文缛节阻隔，可能见了也没啥劲儿。这个希腊王子，同时有丹麦的血统，长得高大帅气，听说被国家放逐过，曾参加世界大战，指挥过海上战争，是不是聊起来更有意思？

这个希腊王子其实跟女王还有点联系，两个人都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玄孙。说得再近点，他们一起养育了四个孩子——对了，这个昔日的希腊王子就是现在的菲利普亲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老公。听说伊丽莎白早在十三岁皇家聚会时就对菲利普一见钟情，十六岁长大成人后两人坠入爱河，她对身着海军制服的菲利普充满崇拜之情，曾说：“我认为他非常有魅力，而且很幽默……妈妈也说他是个英俊小伙子，这一点我倒是同意！”看，连女王也喜欢帅哥。幸好这位帅哥是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情种，为了与伊丽莎白结婚，听说他还不惜放弃了希腊王国的王位。终于，1947年，有情人终成眷属，年方二十一岁的伊丽莎白和菲利普成了亲。

六年后，在华丽的加冕典礼上，伊丽莎白二世穿上雍容华贵的皇

袍，头戴璀璨夺目的大王冠，手持晶莹剔透的宝珠和威严庄重的权杖，仪态大方地站在了全世界人们的眼前。爱丁堡公爵站在女王身旁，成为向女王夫人表示效忠的第一位王室成员。女王乘坐着只有童话中才出现的金碧辉煌的马车，取道返回白金汉宫。全球有数亿人通过电视和广播了解到盛况空前的典礼，见证了那个年仅二十七岁的年轻人继承父位加冕为英国女王。

五十一年后，同样是这座充满皇家色彩的城市，一个瘦小的东方女孩被身边高大的老外们像夹心三明治似的挤着逼着，拥上地铁列车。周围一丝风也没有，充满着汗酸味、狐臭和香水味。她难受得绝望，焦急，汗涔涔了，闭上眼，祈祷着列车马上启动……终于，“哐当”一下，车厢开始震动，“咔嚓——咔嚓——”车轮压着铁轨，慢慢往前滑行。渐渐有了微风，舒展开人们脸上的神情。

学会在夹缝中生存，在逆境中心存希望，女孩的眼睛睁开了——

她每天都要乘搭六十分钟的伦敦地铁去上学，每天都要忍受列车的晚点和堵塞，但是今天，地铁延滞是不能忍受的，今天上学绝对不能迟到，因为这是她留学四年来最重要的日子——英国皇家美术学院<sup>①</sup>毕业展的开幕式。

皇家美术学院此时分布两层楼的近十个展厅，都被美术类学生精心布置得非常“纯艺术”，这里挂上了绘画、摄影、摄像、版画和装置等艺术作品，是百余名研究生的学习总结和成果。这天一共要进行四个开幕式，分别面向工商政界人物、皇室成员、媒体、和大众。第一个开幕式要求学生早上七点半准时到校，与重要的艺术赞助人，社会名流，校长老师等一起在展厅享用自助早餐，这叫“早餐开幕式”。

工商政界人物有谁会来参观，女孩不太关心，可一想到皇室成员，女孩心里还是有点兴奋。

她对英国皇室的认识始于小学。那时她九岁多，是广州市少年宫美

---

<sup>①</sup> 英国皇家美术学院（The Royal College of Art，简称 RCA）创立于1837年，位于英国伦敦，是世界上唯一一所只提供研究生或以上学历的美术院校。



术班小班学员。有这么一天，她正磨着素描，被老师领到室外，一字一句（她当时的广州话听力很差）地对她说：说：“你行运行到脚趾公啦！你被老师选中，要与中班学生一齐见英国女王啦。记得后日来要穿好点！”

当时小女孩把这一番话听得似懂非懂，回家后脸蛋被爸爸妈妈亲得“啪啪”脆响，才意识到被选中去见女王可是件大事，这个女王可不一般，能见到她，就有点像能见到哈雷彗星，机会是百年不遇。尽管又不明白，她不是仙女下凡，仅仅是见见面这么简单的事，搞得大人们这么兴奋，什么人会有如此力量？当时女孩又怎能知道，自从那一次见面，自己的确经历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变化，从此对世界的看法真的有了一点改变。

就这样，两天后女孩被命运推到了尊敬的女王面前。伊丽莎白女王是首次访华，也是女孩有生以来近距离接触到的第一个外国人。

在其他十几岁的中班学生中，女孩年龄最小，个子也最矮，被老师像木头公仔似的摆在最靠门的位置。整个课室密密麻麻挤满了学生和画架，是平时学生的两倍。老师第一次穿起西装打起领带，并破天荒地仔细打扫石膏模型的灰尘。在领导同志的各方努力下，整个课堂变成一件摆设好的“展品”！作为一个孩子，女孩并不关心这些，女王本身不能说明什么，让她高兴的反而是看到教室墙壁上张贴的示范习作中有几张自己的速写，能被选中并与中班的同学平起平坐，真是令人兴奋。这次画的是石膏像拉奥孔，但很多人的心思却不在笔尖上，而是翘盼那位传说中的女王陛下降临。

终于，课堂外人声嚷嚷，接着就见一些电视工作人员忙进忙出，拉线架灯，保安便衣来回巡逻。气氛的变化，让女孩的心随之紧张起来，渐渐明白什么是“大人物”的气派，她开始像只松鼠似的左顾右盼。“仙女”就要下凡！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外面的人喧哗了很久，然后一下安静，又过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各就各位，官员随从开道护驾，人群簇拥的女王，金闪闪地出现在门口。

她和女王离得最近，几乎就站在右侧方——女王白皙的脸，金褐色